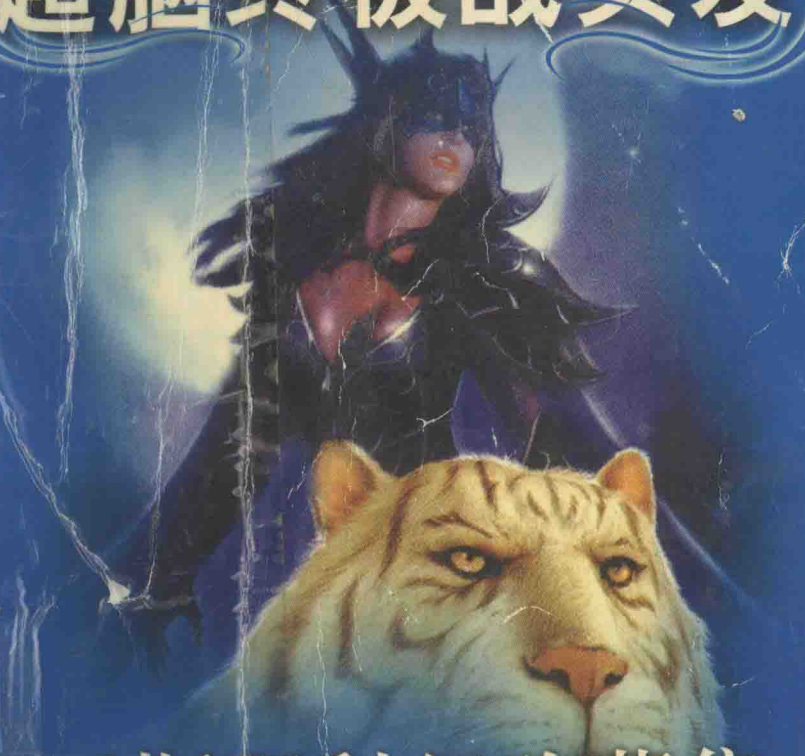


WEISILIKEHUANZHENCANGJI

贝壳消失 超脑终极战头发

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神秘 惊险 离奇

卫斯理◎著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科幻
经典

WEISILIKEHUANZHENCANGJI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卫斯理 著

①6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贝壳;消失 / 超脑终极战;头发

- 北京:中国言实出版社,2004.1

ISBN 7-80128-721-5/G·62

I. ①贝…②消…

II. 卫…

III. 科学幻想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8916 号

责任编辑 / 吴 枫

策 划 / 艾 嘉

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017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 13 印张 400 千字

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36.80 元

(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目 录

贝壳	1
消失	98
超脑终极战	142
头发	220

贝壳

第一部 超级巨富的失踪

贝壳是十分惹人喜爱的东西。古时代，贝壳被用来当作货币（甚至到现在，某些地区的土人部落，仍然是以贝壳作为货币使用）。而在文明社会中，一枚珍贵的贝壳，在贝壳爱好者的心目中，比钻石更有价值。

贝壳是软体动物在生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外壳，形状、颜色，千奇百怪，匪夷所思，已发现的，大约有十一万二千多种，是动物学中的一大热门，仅次于昆虫。有许多贝壳，普通得每天都可以看到，有许多贝壳，即使是海洋生物学的权威，也只能在图片中见得到。一个陈列贝壳的展览会，往往能够吸引许多参观者，贝壳的形状实在太奇特美妙，就是主要的原因。在日本，稀有贝壳的展览会，是报纸上重要的新闻之一。

自然，这个故事，和任何贝壳展览会无关，甚至于和软体动物的研究无关，这只是一个故事。

天气良好，万里无云，能见度无限，从空中望下来，大海平静得像是一整块蓝色的玉，看来像是固体，而不像是流动的液体。

一架小型飞机在海上飞行。那种小飞机，通常供人驾来游玩，它飞不高，也不能飞得十分快速，只能坐两个人。

飞机在海面上来回飞着，任务是在海面上寻找一艘游艇。

身边那个人，拿着望远镜，向海面上观察着。这个人，就是我所

熟悉的小冰我仍然称呼他为小冰，因为我认识他许多年了，虽然他现在已经是一个鼎鼎大名的私家侦探。

据小冰事后的回忆，他说，这件事，一开始，就有点很不平常，虽然以后事情的发展，更不平常，但是事情的开始是很突兀的。

星期日，照例是假期，小冰的侦探事务所中，只留下一个职员，因为他这种职业，是说不定是甚么时候有顾客找上门来的。

事情就发生在星期日的中午，小冰正在赞美他新婚太太烹调出来的美味可口的菜肴，而且在计划着如何享受一个天气温和、阳光普照的下午之际，电话铃响了起来，小冰拿起了电话，一听到事务所留守职员的声音，他就不禁直皱眉。

他曾吩咐过，没有要紧的事情，千万别打扰他的假期，小冰本来也不是那样重视假期的人，但是他最近结了婚，一个人在结婚之后，原来的生活方式，多少要有一点改变的了。“郭社长，”那职员的声音，很无可奈何：“有一位太太坚持要见你。我是说，她非见你不可，请你回事务所来，我……无法应付她。”

小冰有点不耐烦：“问问她有甚么事！”

“她不肯说，”职员回答：“她一定要见了你才肯说，看她的样子，像是有很重要的事。”

小冰放下了电话，叹了一口气，这样的顾客，他也不是第一次遇见了，好像天要塌下来那么严重，而且，宁愿付出高几倍的费用，指定要他亲自出马。

小冰逢遇到有这样顾客的时候，虽然无可奈何，但是心中也有一份骄傲，他究竟是一个出了名的侦探了，要不然，怎么会有那么多人，将自己的疑难问题，只托付他，而不托给别人？

小冰转过头来，向他的太太作了一个抱歉的微笑，道：“我去看看就来，你在家等我的电话！”

他太太谅解地点着头，小冰在二十分钟之后，来到了他的事务所，也见到了那位太太。

据小冰事后回忆说，他见到了那位太太，第一眼的印象是：那

不是一个人，简直是一座山。她足有一百五十公斤重(或者更甚)，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上，将那张单人沙发塞得满满的。

她满面怒容，一看到了小冰，第一句话，就将小冰吓了一跳，她叫道：“你就是郭先生？郭先生，你去将我丈夫抓回来！”

小冰呆了一呆：“你一定弄错了，我只是一个私家侦探，没有权利抓人的！”

那位太太的声音更大：“我授权给你！”小冰有点不知如何应付才好，但是他已经决定，不稀罕这个顾客了，是以他的语气变得很冷漠，更现出了一脸不欢迎的神色来：“据我所知，你也没有权利抓任何人！”

那位太太发起急来，双手按着沙发的扶手，吃力地站了起来：“他是我的丈夫！”

小冰本来想告诉那位太太，女人要抓住丈夫的心，是另外有一套办法的。等到要用到私家侦探的时候，事情早已完了。

但是，小冰向那满面肥肉抖动的太太望了一眼，他觉得自己实在不必多费甚么唇舌，所以他根本没有开口，只在想着如何才能将她打发走。

就在这时候，那位太太又开口了，她道：“你知道我的丈夫是谁？”

小冰皱着眉：“是谁？”

那位太太挺了挺胸，大声道：“万良生！”

小冰呆了一呆，望着那位太太，不作声。

(当小冰事后，和我讲起这段经过时，我听到他讲到那位太太，是万良生太太时，也呆了半晌。)过了足有半分钟之久，小冰才缓缓地吁了一口气：“原来是万太太，万先生他……怎么了？”

小冰并不认识万良生，可是在这个大城市中，却没有人不知道万良生的名字，万良生是本地的一个用甚么字眼形容他好呢？还是借用一个最现成的名词来形容他的财势吧，他可以说是本地的一个土皇帝。

万良生有数不尽的财产，他的财产包括好几间银行在内，他的事业，几乎遍及每一个行业，使他实际上成为本地无形的统治者。

在现代社会中，当然不会有甚么实际的“土皇帝”存在，但是万良生掌握着如此多的财产，在经济上而言，他可以说是本地的最高统治者！

所以，当小冰问出了“万先生怎么了”这句话之际，他已经改变主意了，他决意接受万太太的委托，这是一个使他的声誉提高到更高地位的好机会！

万太太有点气喘，她显然不耐久立，又坐了下来：“他是昨天下午出海的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，而且，我知道，红兰也在游艇上！”

小冰又吸了一口气，万良生是一个人人都知道的人物，红兰一样也是。红兰是一个红得发紫的电影名星，她略含娇嗔，眼睛像是会说话的照片，到处可见，为红兰疯狂的人不知多少，她是一个真正的尤物，自然，也只有万良生这样的大亨，才能和红兰的名字，联在一起。

小冰已经有点头绪了，他也明白为甚么万太太一开口，就说要将万良生“抓回来”

，他道：“万太太，你的意思是，要我找点他和红兰在一起，有甚么行动的证据，是不是？”

万太太气吁吁地道：“现在，我要你将他抓……找回来。昨天下午他出海去，到今天还不回来，我实在不能忍受。你要将他……找回来！”

这其实并不是一桩很困难的任务，万良生的那艘游艇，十分著名，是世界上最豪华的十艘游艇之一，“快乐号”游艇，艇身金黄色，不论在甚么地方，都是最瞩目的一艘船。

万太太一面说着，一面已打开了皮包，取出了一大叠钞票来，重重放在沙发旁边的几上。

小冰有点不自在，万太太又道：“今天下午，你一定要将他找回来，带他来见我！”

小冰搓着手：“万太太，我必须向你说明，我可以找到万先生，但是，他是不是肯回到你的身边来，我可不敢担保。”

万太太“哼”地一声：“他敢！”

小冰忍住了笑：“我见到了他，一定会传达你的话，事实上……”

小冰略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事实上，就算我不去找他，他也一定快回来了，他有那么多事要处理，不可能今天晚上之前不回来的！”

万太太大声道：“我要你去找他，他以为在船上，出了海，我就找不到他了，我一定要你找到他！”

小冰没有再说甚么，这是一桩很轻松的差事，酬劳又出乎意料之外的多，他何必拒绝呢？

他送走了万太太，打电话去接洽飞机。他租了一架小型的水上飞机。

同时，他也吩咐那位职员，向有关部门，查问“快乐号”昨天下午驶出海港的报告。

两件事都进行得很顺利，有关方面的资料显示：快乐号昨天下午二时，报告出发，向西南方向行驶，以后就没有联络通常的情形，如果不是有意外发生，是不会再作联络的。

小冰知道“快乐号”的性能十分好，可以作长程航行，但是，带着一个美丽动人的女明星，是没有理由作长程航行的，只要找一个静僻一点的海湾泊船就行了。小冰也不明白有红兰这样动人的女人陪在身旁，万良生还会有甚么心绪去欣赏海上的风景。

小冰到达机场，和机师见了面，登机起飞，向西南方的海面飞去。

天气实在好，小冰估计，至多只要半小时，就可以发现“快乐号”了。

小冰的估计不错，大约在半小时后，也就看到了“快乐号”。也正如他的估计一样，“快乐号”泊在一个小岛的背面的一个海湾上。

自空中看下来，整艘“快乐号”，简直像是黄金铸成的一样，闪

着金黄色的光芒。

那海滩很隐蔽，两面是高耸的石，浪头打在石上，溅起极高的浪花，但是在两边石之间，却是一个新月形的小沙滩，沙细而白，除了一艘“快乐号”之外，没有别的船只。

一发现了“快乐号”，小冰欠了欠身子：“我们在它的附近降落！”

水上飞机打着转，降低高度，金黄色的“快乐号”越来越看得清楚了，在望远镜中看来，甲板上，一张桌上，半杯喝剩的酒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，小冰甚至可以认得出，那是一杯绿色的“蚱蜢”。

可是却没有人出现在甲板上，万良生如果是带着红兰出来幽会的，那么，船上可能只有他和红兰两个人。但不论他们这时在作甚么，小冰想，飞机的声音，总应该将他们惊动了。

水上飞机在飞得已接近水面的时候，小冰放下了望远镜，水上飞机溅起一阵水花，开始在水面滑行，然后，在离“快乐号”不到二十公尺处，停了下来。

在飞机停下来之后，小冰曾看了看手表，那是下午二时，一个天气极好的星期天的下午二时。在那样的天气之中，照说是不会有甚么意外的事发生的。

小冰的心中，已经在盘算着如何向万良生开口，万良生是一个大亨，而且他正在和一个美人幽会，有人来惊扰他，他自然会发脾气的。

小冰探出头去，艇的甲板上仍然没有人，在这样的近距离，只要大声讲话，游艇上的人，是一定可以听得到的，是以小冰大声叫道：“万先生！万先生！”

可是他叫了十七八声，艇上却一点反应也没有，仍然没有人出来？

驾驶员笑道：“郭先生，他们可能在游艇的卧室中，你知道，像那样的游艇，卧室一定有着完善的隔音设备，听不到你叫唤的！”

小冰摊了摊手：“那怎么办？飞机上有橡皮艇？”

驾驶员指着架上一边东西：“有，不过下去的时候要小心些。”

机门打开，小冰将橡皮艇取下来，推向机门外，拉开了充气栓，橡皮艇发出“嗤嗤”的声响，迅速膨胀，小冰小心地将它抛进海中，又沿着机门，攀了下去，跃进了橡皮艇中，不到五分钟，他已划到了“快乐号”的旁边。

为了礼貌，他在登上“快乐号”之前，又大声叫道：“有人么？万先生，你在不在？”

船上仍然没有人应声，小冰抓住擦得晶光铮亮的扶手，登上了“快乐号”。

从“快乐号”甲板上的情形看来，船上一定是有人的，小冰又叫了几声，仍然没有人应他，他站着船中心的走廊，来到了第一扇门前，敲门，没有人应，他推开了那扇门。

那是一个布置得极其舒适的，一套小巧的丝绒沙发，看到了这套沙发，小冰不禁笑了起来，万良生一定很恨他的太太，要不然，他不会在游艇中置上这样的一套沙发，这套沙发，根本无法容纳万太太那航空母舰一样庞大的身子！

客厅中没有人，在客厅附设的酒吧中，小冰注意到，有一滴酒，酒瓶翻倒，瓶中的酒已流出了一大半，一阵酒香，扑鼻而来。

小冰走去，将酒瓶扶正，顺手打开冰桶的盖子来看了一看。

据小冰事后的回忆说，他也不知道何以要顺手打开冰桶来看，或许是他侦探的习惯，这是唯一的解释了。

当时，他看到那只银质的冰桶内，并没有冰，只是小半桶水。

这种冰桶能够保持冰块近十小时不溶化，小冰当时看到冰桶中只有水而没有冰，就觉得有点奇怪，因为这证明至少有七八小时没有人用这个冰桶中的冰了。

小冰走出了这个舱，又来到了另一个舱中，那是一个卧舱，一切都很整齐，不像有人睡过。然后，他一面高声叫着，又打开了另一个舱门。

那自然是主舱了，那简直是一间十分宽敞的卧室，而且显然有

人住饼，不过也是空的。

小冰渐渐觉得有点不对劲，因为船上看来一个人也没有。

十五分钟之后，小冰已经肯定了这一点：“快乐号”上没有人！

他回到了甲板上，看了看挂在舷旁的小艇，两艘小艇全在，表示并没有人驾着小艇出去。

小冰站在甲板上，望着沙滩，沙滩上一个人也没有，这是一个远离海岸的荒岛，普通游艇不会到那么远的小岛来。

小冰感到事情越来越不对劲了，他离开了“快乐号”，上了橡皮艇。

或许是由于他的神色很苍白，那叫徐谅的驾驶员也吃了一惊：“怎么样？”

小冰道：“没有人，船上没有人！”

徐谅道：“或者是到岛上游玩去了。”

据小冰事后回忆，他说他那时，只觉得心直向下沉，他望着那个光秃秃的小岛，明知道万良生和红兰两人，不可能在岛上，但是，除了在岛上之外，他们还会在甚么地方呢？

小冰提议道：“我和你一起到岛上去找找他们。”

徐谅点着头，他们又登上橡皮艇，直划到沙滩上踏上了沙滩。

一上沙滩，小冰就看到了一条大毛巾，这条大毛巾，当然是到过沙滩的人留下来的，当小冰俯身，拾起这条大毛巾的时候，发现毛巾上，还绣着“快乐号”的标志，同时，毛巾中有一件东西，落了下来。小冰又拾起那东西来，那是一枚奇形怪状的贝壳。

那枚贝壳是洁白的，接近透明，壳很薄，由于它的样子实在太奇特了，所以很难形容。

贝壳是里在毛巾中的，那也很容易解释，沙滩上的人，假设是万良生或红兰，看到了这枚贝壳，喜欢它的奇形怪状，就拾了起来，里在毛巾中。

但是，毛巾为甚么会留在沙滩上呢？

当小冰接着那枚贝壳在发怔的时候，徐谅已经爬上了这个荒

岛的最高点，小冰大声问道：“有人么？”

徐谅四面看看，也大声回答道：“没有人！”

小冰顺手将那枚贝壳，放进了衣袋中，大声道：“他们不可能到别地方去的。”

徐谅迅速地攀了下来：“郭先生，如果你这样看法的话，那我们要报警了！”

小冰在发现船上没有人之后，就已然有了这个念头，这时，他叹了一口气，点了点头。

徐谅先划着橡皮艇回飞机去，小冰仍然留在沙滩上，海水涌上来又退回去，沙细洁而白，真是一个渡假的理想地方。

可是，大亨万良主和红星红兰呢？

二十分钟后，小徐又划着橡皮艇到小岛上来，四十分钟后，三架警方的直升机，首先降落在小岛上，第一个自直升机上跳下来的，是我们的老朋友，杰克上校。

再详细记述当时发生的情形，是没有意义的，但有几点，却不可不说。

第一：根据小冰的报告，警方认为失踪的至少是两个人：万良生和红兰，那是万太太的情报，但是当天晚上，便发现红兰根本一点事也没有。周末，红兰参加一个舞会；星期日，她睡到下午才起来，当她听到收音机报告她和万良生一起神秘失踪的消息之后，大发娇嗔，一定要警方道歉，因为她和万良生，只是社交上的朋友，决不可能亲密到孤男寡女，同处一艘游艇之上云云。

第二：警方又立即发现，万良生是自己一个人驾着游艇出海的，失踪的只是他一个人。

第三：从溶化的冰，甲板上剩留的食物来推断，万良生离开“快乐号”，是小冰到达之前十小时的事情，也就是说，在凌晨二时至四时之间。

第四：游艇上没有丝毫搏斗的现象，只是有一瓶酒，曾经倾泻。这真是有史以来最轰动的新闻了。

小冰、徐谅立时成了新闻人物，红兰也趁机大出风头，万太太一样的照片，被刊登在报纸的第一版上，日夜不停的搜索，进行了三日三夜。

等到我正式知道这件事的详细经过时，已经是七天之后了。在一个不断有着各种各样新奇新闻的大城市之中，一桩新闻，能够连续占据报纸第一版头条三天以上的，已然算是极其轰动的了。

可是，万良生离奇失踪一事，一直到第七天，还是第一版头条新闻，除了照例报导搜索没有结果之外，还有各种各样的传说和猜测，套一句电影广告的术语，就是：“昂然进入第七天”，而且，看来还要一直轰动下去，因为万良生是一个如此重要的大亨！

第七天下午二时，我一直只是在报上获知这件离奇失踪事件的经过，直到那天下午二时，小冰才对我说起了事情的详细经过。

小冰说得很详细，足足说了一个多钟头，我也很用心地听着。

小冰在讲完了之后，双手一摊：“总之，万良生就是那么无缘无故失踪了。”

我呆了片刻，才道：“警方没有找出他有失踪的原因？譬如说经济上的原因，可能牵涉到桃色新闻上的事，或者其他的原因？”

小冰摇头道：“没有，警方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工作，我知道一切经过，他是绝没有理由失踪的。”

我道：“当然，我们可以不必考虑他是被绑票了，如果是的话，一定有人开始和他的家人接触了。”

小冰苦笑着：“我和警方至少接到了上百个电话，说他们知道万良生的下落，但这些电话，全是假的，目的想骗一些钱而已。”

我又问道：“万太太的反应怎样？”

小冰摇着头道：“这位太太，来找我的时候，好像很恨他的丈夫，但是现在却伤心得不得了，不过她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，这几天，万良生的事业中，千头万绪的事，全是她在处理。”

我站了起来，来回走了几步：“小冰，你和警方好像都忽略了一个问题，‘快乐号’是一艘大游艇，万良生又是享受惯的人，他为甚

么要一个人驾船出海，我看这是整件事的关键。”小冰望着我，没有出声。

我有点责备的意思：“你难道连想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”小冰不断地眨着眼，他显然是真的没有想到这个问题。而且，他对我的指责，好像也很不服气，他道：“那有甚么关系，他总是失踪了。”

我摇了摇头：“小冰，亏你还是一个出名的侦探，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就要研究一切可疑的、不合逻辑的事情，而在整件事情中，最可疑的就是：万良生为甚么要一个人出海！”

小冰挥着手：“或许这是他的习惯，或许他要一个人清静一下，或许……”

我不等他再说下去，就大喝一声：“不要再或许了，去查万良生一定不是第一次乘搭‘快乐号’游艇，去查他为甚么要一个人出海！”

小冰望了我半晌，点了点头。

我看他那种垂头丧气的样子，心中倒有点不忍：“现在警方的结论怎样？”

小冰道：“警方的最后推测，说可能万良生在游泳的时候，遇上了海中的巨型生物，例如大海蛇，或是体长超过十的大乌贼，所以遭了不幸，你知道，这种事是常常有的，澳洲前任总理，就是在海上失踪的。”

我点着头：“有这个可能……”

讲到这里，我忽然想了起来，我道：“小冰，你是第一个到达那个小岛的沙滩的人，你说在沙滩上有一条大毛巾，那条大毛巾……”

小冰不等我讲完，已抢着道：“那条毛巾，是‘快乐号’上的，这一点，已经不用怀疑，好几个人可以证明！”

我道：“我不是问那条毛巾，我是问。那毛巾中的那枚贝壳！”

小冰皱着眉：“沙滩上总是有贝壳的，那有甚么可注意的？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：“你怎么啦？你不是说，那枚贝壳，是里在毛巾之

中，你拿起毛巾来的时候，它才落下来的么？”

小冰又眨着眼，好像仍然不明白我那样说，究竟有甚么用意。

我道：“沙滩上的贝壳，是不会自己走到毛巾中去的，贝壳在毛巾中，这就证明，有人将它拾了起来，放进毛巾内去的。”

小冰无可奈何地笑了一笑：“是又怎么样？”

我道：“从这一点引伸出去，可以推测着当时，万良生是在海滩上，他拾起了一枚贝壳，放在毛巾之中，可知他那时并不准备去游泳；要去游泳的人，是会用到毛巾，而不会用毛巾去里一枚贝壳的，那么，警方现在的结论就不成立了！”

小冰反驳我道：“或者他是准备下水之前，拾了贝壳，除下了披在身上的毛巾，将贝壳放在毛巾之中，再下水去的呢！”

我笑了起来道：“也有这个可能，可是万良生为甚么要去拾这枚贝壳呢？他是一个贝壳收集者么？”

小冰摇了摇头：“他不是一个贝壳搜集者，但是，这是一枚形状十分奇特的贝壳，任何人见了它，都会被它吸引的。”

我心中还有话想说，我想说，像万良生那样，整天在钱眼里翻斗的人，只怕是不会有这种闲情逸趣，去注意一枚形状奇特的贝壳。但是我却没有说出来，因为那属于心理分析的范畴，不是侦探的事了。

我拍了拍小冰的肩头：“去查他为甚么一个人出海，我相信这是事情的关键！”

小冰告辞离去，我又细细将事情想了一遍。

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，不是万良生为甚么要一个人出海。

第二天下午，小冰又来了，我还是没有开口，他就道：“你的重要关键，不成立了。”

我大声道：“怎么不成立？”

小冰笑道：“我们查清楚了，万良生之所以出海，名义上是休息，但实际上，是带着各种各样的女人，瞒着他太太去走私。”

我道：“那么，至少要有个女人！”

小冰道：“不错，原来那女人，应该是大名鼎鼎的红兰，可是红兰临时失约，据船上的水手说，万良生等了很久，才命令解缆，他自己驶出去的你不至于又要我去查红兰为甚么要失约吧！”

我呆了半晌，才道：“我只想知道，你们怎么肯定万良生那天，是约了红兰！”小冰道：“万良生是离开他的办公室之后，直接到码头去的他的司机证明了这一点。而他在离开办公室时，曾吩咐女秘书，要是红兰打电话来，就告诉她，他已经到码头去了，叫她立刻就去。”

我半晌不说话，当然，小冰的调查所得，的确使我失望，但是我的想法，仍然和小郭不同，我并不以为万良生一个人出海是一件偶然的事。

红兰为甚么会失约，这自然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，不过我不会再叫小冰调查的了，因为看来小冰很同意警方的推测：万良生是在游泳的时候，遭到了意外。

但是我还问了小冰：“那么，你可以肯定，万良生是一个人出海的了！”

小冰道：“许多人可以证明这一点。码头上的水手，和一些人，都目击万良生离去，的确只有他一个人……”

小冰讲到这里，略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当然，如果有甚么人在海上和他会合的话，那我们是无法知道的，不过这个可能不大。”

我翻着报纸：“警方已经放弃搜索了？”

小冰道：“今天是最后一天，当然也不会有甚么结果，再搜索下去，也没有意思！”

我点头道：“是，依照普通的手法去找万良生，是没有意义的了！”